

烽烟之旅 (三)

陳智涵

——粵漢路疏散歷險記

蕉嶺三月日處書堆

我們從平遠城坐公路車先到新舖，暫時讓母親留在姪姊處，好讓我單人匹馬去為找工作奔波。我從新舖步行三十里到蕉嶺城，沿途所見也滿有風趣，領略了不少客屬的風尚；尤其是治安良好，使我這個單身的旅行者沒有遇到什麼困難。我步行花了四個小時到達縣城，覺得十分輕鬆，找了一間飯館吃過中飯略事休息，就直接到縣府去見黃道南縣長（是他在軍中工作時的舊上司）。

他很客氣的接待我，關於我求職的事，看樣子是答應了？！我對工作待遇的要求極低，只希望能有些微收入，免去了「坐吃山空」的心理威脅，就心滿意足了。我這個不諳世故的人，自己所懷的希望，是由自己來肯定的，所以對那次謀職的事，以為一定會成功。蕉嶺之行，一切都被認為圓滿的，我迫不及待就在城裏找到一間房間，趕緊要接母親來居住。我再次返回新舖，只留了兩天，謝過了姪姊，就把家（只兩人）搬到蕉嶺城去了。

蕉嶺文風盛極，也許因為它太近東江文化城

梅縣的原故。別看它是一個山城，由於教育發達的使然，各處都瀰漫着文化的氣息。我在那裏竟然住上三個月，也算難得，可以說是在逃難期中一段有意義，值得懷念的日子。那裏有一間略具規模的縣圖書館，想向它借書的人，只須暫繳少量的保證金，辦一張借書證，就可以借到自己需要的參考書。我曾經利用那個圖書館的參考書，把我那篇早在半年前已經着手找資料的「臺灣保土運動紀要」的畢業論文完成。提起那篇畢業論文，原來是由早先文理學院的吳壯達教授指導的，他離開了曲江之後，又轉教中大法學院，最後又隨院遷到蕉嶺去。這一來，我的畢業論文仍請他指導，才得完成。法學院距離縣城，可有二十多里，我為着論文的問題，須要去請教吳教授，曾經走了好幾次。圖書館的書相當豐富，足夠我寫那篇論文的參考。原來蕉嶺同胞去臺灣謀生的真不知有多少？例如保土運動的領袖丘逢甲先生，就是蕉嶺福鄉人。由於人與地都跟臺灣有密切的關係，所以那間圖書館所藏有關臺灣的書籍，豐富非常，我所需要參考的，真使我目不暇接，我留蕉嶺的三個月，全都是生活在圖書館的書

堆裏。現在想起來，在那時好像沒有其他的生活可以如此的令人回憶。

與青年軍錯過機緣

世上不如意之事十常八九，我住在蕉嶺雖然有書可看，有同學及朋友往來，精神也不算太苦悶，但是總覺得流落異鄉坐待勝利不是辦法，加以自己的經濟狀況限制，受到了「坐吃山空」的心理威脅，心情總沒有味道，每日由圖書館返家，情緒沉悶得令我窒息。在縣政府求職的工作，始終沒有接到一個肯定的答覆，黃縣長未委派我工作，也許有他的困難，但他對我一味敷衍真使我不能解。

那時青年軍二〇九師（師長溫鳴劍）駐在距離縣城三十里的廣福鄉，其中有一團六二五團（團長涂澄清）是女青年軍，正要物色一個上尉政治指導員，黃縣長為要應付我在縣府求職的事，只好介紹我到青年軍去。我為着這件事就親自跑到廣福鄉去一趟，一方面為着打聽實情，一方面去探望正在從軍的堂哥。我見到涂團長和他商談了很久，終於因為我要堅持學業的問題，對涂團

長要求得太離譜，所以商談沒有結果。我對涂團長的要求是要他向教育部提出保證，以從軍資格免修大四下學期的學分，而當作畢業。現在想起來，覺得當時的要求既幼稚又荒謬，因為軍事只管軍事，教育只管教育，彼此不相隸屬的，涂團長如何能够答應得了！

回想抗戰初期，我以高中的年紀投筆從戎，在前線工作兩年，後來爲着繼續學業，又請了長假轉回後方投考大學，現在畢業在即，如果又再次投入軍旅，豈不辜負了讀書的心願。其次我沒有答應青年軍的工作，還有更重要的原因，我知道部隊在後方訓練了一段時期之後，就要上前線作戰了。我假如帶着老母從軍，她怎麼可能跟着女兒在前線作戰？那時我把母親安置在那裏？拜托何人照顧？這一串的問題都是無法解決的。

其實，抗日戰爭勝利了，什麼時候都可以繼續完成學業；如果戰事失利，那麼大學畢業又有何用？爲着這許許多多的不成爲理由的理由，我竟輕易放過了那次從軍報國的另一次機會，想來十分遺憾！否則在我的人生旅途上，當會增加一點經歷的。人生真屬夢幻，孰對？孰錯？當局者往往無法選擇，那時沒有一個人能够指點我，可憐我單槍匹馬，爲着自己的前途，爲着自己的學業，東闖西闖的奮鬥，帶着年老的母親，流浪到各地，過着「前無糧草，後有追兵」的逃難生活。現在想起來，覺得勇氣是可嘉了，可惜無謀！

註冊誤期毫不通融

住在蕉嶺的那段日子，快樂的背面就是憂愁

安定的背面就是惶恐。憂愁的時候往往慷慨悲歌，淒然下淚！自問我會被困死在蕉嶺嗎？又是悲從中來，眼淚重濕衣襟，在沉悶的有一天，忽然接到師院同班同學蔡君的來信，說是「今日註冊完畢……」，我看了之後，霎時急得頭暈欲倒，五竅生煙。回想我到處流浪的時候，師院仍沒有決定在何地復課，所以我只好托蔡君，如得到學院復課的消息就馬上來信，當我每到一地的時候，一定立刻寄掛號信給蔡君，鄭重的說明我要完成學業的心願……。怎麼曉得她沒有在註冊前來信呢？我在接到信之後，懊悔之餘，想着已自推却了從軍報國的好機會，爲的是要完成學業，可是却落得兩頭空，可歎！可悲！

那天晚上，我和母親商量，決定在第二天起程，趕往龍川縣龍母鄉師範學院去，試辦補行註冊手續。母親願意自己仍留在蕉嶺，我懇託好相熟友人關照她。

打開地圖查看，從蕉嶺到龍母，要縱橫幾縣，是一條漫長的路。爲着取捷徑，只好在地圖上尋找通路；在有車可通的地方，盡量花錢坐車，沒有通車的地方只好步行了。從蕉嶺起程先到梅縣，經興寧而到五華都是有車可乘，而中大各學院都是分別設在途中各地，所以沿途接受同學的關照和招待，沒有住過「伙舖」。從五華到龍母那一段路，我是依着地圖來走的。沿途經過不少村落，每到一村就要打探下一站的行程，幸而所經過的地區，都是民情淳樸，當地人又肯熱心指點，這段將近五十里的路程，走來並不覺得辛苦，依着好心人的指示，走了大路又轉小路，花

了六小時的光景，在當日黃昏的時候，就抵達師院了。

在同學的關懷和愛護之下，馬上被擁到院長室，請院長允許補辦註冊。怎曉得張良修院長竟鐵面無私，只輕輕的說了幾句話：「院方便性規定，註冊過了期就不能補辦手續，縱然在疏散期間也不能例外。」他還叫我休學一年，真是幽默得很。任我怎樣解釋自己的處境，和因交通不便的耽誤，所以趕不上註冊時間……，雖然花了千言萬語，說得唇乾舌爛，只差沒有跪下去懇求；但是他仍無動於衷。他的冷峻態度，不應該是教育工作者所爲。這樣一來那一天羣陪我去見他的同學，各人都氣得義憤填胸，大家懷着一股「不平」的氣息，悲憤地離開了院長室。其中有一個同學，最不屑院長的態度，竟然說：「要是我手上握着手槍，我當時就會打死他……。」這真是「不平之鳴」的真心話啊！

向校本部陳情補救

我終於接受了衆人的建議，決定到龍川縣城中大校本部，直接向代理校長崔載陽院長（研究院）申請補辦註冊。第二天清晨，我又接受走七十里路的挑戰了，時序將進入夏季，想必這段路不會好走，一把傘，一個小籐笈就是我的旅伴。中午打尖的時候，我學那些往來的挑夫的做法，買了米糧，借用店舖的炊具，自己燒飯吃。沿途經過的農村小鎮，都沒有賣飯的，別的飲食也沒有供應，假如旅客沒有帶乾糧，那麼、想吃一餐就很費時了，我在那些土地地方旅行，受到這些

教訓，竟成了雙料的「土包子」。

下午五時抵達了龍川縣城，找到了廣州青年會，見到不少舊同工，得到她們接待，方便了不少。

第二天早晨，我將申請補辦註冊報告呈上崔代校長，並口頭報告被張院長拒絕的經過。崔代校長對我的遭遇十分同情，但是他說校方是要尊重各學院自行決定的做法，他不能強迫師院改變它的決定；不過他話又說回來，在疏散的特殊情況下，院方硬性的規定，應該依環境情形而變通辦理。最後他又指示我，在回去後，將他認為可以變通的可行性告知張院長，請張院長通融辦理；如果仍得不到張院長允可，以後再商量吧！

崔代校長有人情味的指示，使我感激得很，第二天返回師院，那班好心的同學，再度擁我到院長室，事先她們已為我編好了一大堆要陳述的話，好讓我不會因緊張而言不由衷。那時候張院長所表現的態度，跟上一次的一樣，完全沒有改變；而且還冷言冷語諷刺我「往校方求救」。我當時面紅耳赤，氣得頭昏腦脹，差一點就要暈倒了！

崔代校長用心良苦

我第二次到縣城校本部，不得不將我懇求張院長的實情，報告崔代校長，他聽了之後認為張院長太不近人情了，所以決意設法去幫助我，首先他以私人的立場獻議院方，請院方盡量通融，他寫了一張名片要我轉給張院長；還特別的跟我說明：「現在用私人的關係求他，好讓他有轉彎的

餘地……。」那時我認為如此做法是官場的作風（學校也是一樣），我當然要依着照辦了。

我帶了崔代校長的名片，再次返回師院去見張院長，他的答覆也是和以前兩次一樣，那張名片雖然在他手中，但是起不了作用。對我來說，總覺得他的面孔一次比一次難看。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下，只有又在第二天再出縣城，那是第三次的出城了，那七十里的路程，覺得越走越長，腳步越來越沉重；補辦註冊的希望越來越渺茫。我懷疑我在那年夏季的畢業會落空，失望的滋味吮着我全身的每個細胞，我想起母親，眼淚就奪眶而出，她為着女兒求學的原故，而孤獨的流落異鄉，情景是多麼的可憐！啊！可憐的母親，都是女兒不好，害苦了您！

「學業、學業！我的學業為何如上青天一樣的困難？又不是我的功課趕不上進度，而是被環境所誤啊！環境使我欲哭無淚，可憐的我，雖然用盡了脚步，用盡了苦心，為的是希望挽回那被惡勢力阻撓的學業命運。」

我從龍母師院到龍川城校本部，有七十里路程，先後往返共六次，花了十天的時間。最後一次是在疏散聲中回到師院。那時學校因為接到疏散的通知，就通告各學院的畢業試提前舉行，依着崔代校長的吩咐，要我先行參加畢業考試，以後再在校本部註冊主任那裏，直接取得有效的補救辦法。崔代校長的善意安排，使我由衷的感激，他愛護學生，用心良苦。他幫助我補辦註冊的事，時至今日算來已三十多年了，在臺曾經拜候他幾次，對恩師愛護之意，怎能忘記？！

疏散聲中的畢業試

提起師院的畢業班也實在可憐，整個學期的時間都在走難中過去，完全沒有上過課，既沒有教室，又沒有桌椅。全院沒有幾個教授（只聽說我沒有見過），臨到畢業考試了，既沒有規定應考的課程，又沒有教授出題。就在疏散聲中，因陋就簡，由幾位只有高中程度的教務員，代為出題兼閱卷。考的是什麼科目呢？真使人啼笑皆非，每科的題目都是一條作文題，怪哉！我們花了一天的時間考完了六科，亦即是寫了六篇不同题目的作文；這些作文是坐着小板凳上在床上寫出來的。

中山大學自粵北疏散以後，各學院分別在東江各地復課。我會到過蕉嶺的法學院、梅縣的文學院、五華的農學院及龍川縣城校本部附近的研究院。這許多學院都有教授正式上課，弦歌不輟。只有師範學院，到我們那屆畢業生離開為止，仍搞得一團糟；又開了由教務員出作文題給畢業生，當作各科畢業考試的笑話。這樣的兒戲畢業試，當然不能成為畢業成績，學校當局有鑒及此，就在師範學院復員返廣州以後，由新接任的唐情分院長，通知那一屆已經畢業的同學，「因畢業考卷遺失，要返校補考。」我在文明路舊校舍平山堂補考了兩天，那是由教授出題，教授閱卷的正式畢業試，這是後話。

畢業離校前途崎嶇

考完畢業試就算畢業，既沒有典禮又沒有歡

送；畢業生如嫁出去的女兒，學校再沒有責任關照我們。我們畢了業的三十多個女同學（男同學不知有多少），只好靜悄悄的打點行李準備離校。我們離校的第一站行程是前往興寧，關於往興寧的走法，是由一位同學向本地人打聽出來的，她得到資料可供參考。

第二天早晨吃過早點以後，各人背着自己的簡單行囊，開始我們畢業後的旅程。那次行動，與其說是疏散離校，無寧說它為旅遊更來得恰當，因為那時大家的心情實在太輕鬆了。事實上，戰事進展如何？敵人占領粵北以後，它的動向怎樣？我們一無所知。因為不知敵情的原故，總覺得自己走到那裏，那裏就是安全地帶。既沒有敵兵追在後面，脚步就可以輕輕鬆鬆的走着，沿途當然可以盡情去欣賞風景；甚至可以增加不必要的休息。「虧得這羣嬌生慣養的小姐，能有自動疏散離校的堅強意志，既有主見，又有勇氣。」我們這種心理，經得起考驗嗎？且聽下回分解吧！

上午，天氣晴朗，沿途風景特別宜人，還有什麼事情比得上遊山玩水那樣開心？所以中午休息吃飯的時候，竟忘記了走到興寧全程有六十多里，在半日的時間裏，還沒有走到一半，那時同學們已開始大叫腿酸、腰痛；抱怨行李累贅的此起彼落，所以我們只好增加了休息的次數和時間。到興寧後半段的路程，全是山路和田野，沒有人家，到了岔路的時候，大家都不知何去何從？往往商量了好久才得到決定。最後看到自己的影子變長了，太陽的顏色看來像失去光輝，那時大家就開始緊張、徬徨和恐怖，像山風一樣吹襲我

們的內心，覺得有點涼意；原先的快樂面孔上，馬上被罩着一層陰影，那時無聲勝有聲，因為大家都在注意着自己的脚步，跟路面正在尋找協調的方法。

同學當中，有一個由坪石文化學院來借讀的黃姓同學，走得特別吃力，她那副「行路難」的可憐相，教人無限同情。每個人都想分擔她的痛苦，輪流的攙扶着她，另外一些人就替她背行李；我們對她一方面好言安慰，一方面告訴她山野間的可怕環境，讓她有點警覺堅強起來，鼓起勇氣忍受一下皮肉之累，加緊脚步通過這段難行的山區野徑。看她像蝸牛上樹一樣的步伐，又不忍心讓她一個人落伍，但又不知如何去幫助她？這真教我們憂心如焚。有些同學覺得十分不耐，竟口出怨言。對於這個趕路的大累贅，我們終於決定犧牲自己，分別的輪流背着她趕路。這是一件苦差，這種小孩的遊戲——「背人」，只玩了一個鐘頭左右，限於體力的關係，又不得不把她放下來，只好改變了幫助她的方式，再次放慢脚步攙扶着她。

同學分手各奔前程

我們結集緊張、徬徨、恐怖各種情緒交織着的步武，踏着日暉最後的一線影像，在原野上，我們算是送走了太陽；在山嶺間，我們接受暮色的洗染；只過了一會，大地一切竟被黑暗吞沒了！那一刻，我們確實的體味到人類對「光」的渴望是如何的殷切。摸索中，只有靠自己的勇氣，在心中燃起了一盞明燈，前進吧！用勇氣來支撐着

身體，不能倒下，不能落伍，繼續向前走！前面的目的地不是在隱約的散發着光芒嗎？只要把握着前進的決心，接受光明的指示，一定會達到目標的。

我們在入黑以後，再走了一段漫長的山徑，終於看到了興寧縣城的燈光。在進城的大路上，兩旁林立的店舖，燈光明亮像是歡迎我們。站在門前的閒人，他們儘管向我們投下了疑問的眼光，但是從他們的微笑中，已够使我們覺到這個城市是多麼的溫暖！我們走完了這段有光有熱的大街，問路幾回，終於在城的一角，找到了縣立醫院，我們藉着一個同學的姊姊在醫院裏當醫生的關係，就想打擾她借住醫院一晚。

我們這批三十多個不速之客，頓時弄得整間醫院上上下下，都為我們的食和住忙碌起來，我們被招待了一頓蘿蔔乾送稀飯以後，就被安頓在會客室和會議室裏過夜，整日的奔波和恐怖，到了那時才有安全和溫暖的感覺。

第二天早晨，我們謝過了醫院各人，這羣流浪者就要各奔前程了。在烽火聲中的握別，想到不知何日再相見，彼此眼眶潮濕，黯然而久！

我獨行在街上，正想去打聽往梅縣的車期，不期然的遇到逃難到興寧的叔父，我們在亂世中相逢，覺得特別高興，因為在街上不能多談，他又趕去辦事，我只好問明他的住址，馬上趕去探望祖母。在一間暗黑和潮濕的房子裏，見到可憐的老祖母以後，又是彼此淚洒衣襟。祖母跟着叔父過着流浪的日子，情景很淒涼。想到自己又沒有職業，沒有能力照顧她，心中很覺不安，只怪

日寇的侵略，使我們顛沛流離，家人分散。

興寧旅次中，和祖母、嬌嬌黯然分別的心情，不亞於在曲江分別的情景，離亂中的親情特別覺得珍貴，再次分別，唏噓不已，但願人長久！

梅縣是我返蕉嶺必經之路，這裏是廣東省教育最普及的地區之一（另一是文昌縣），所以我決意在這裏停留幾天，好好的考察一下這裏的風土人情。就這樣我又在方家停留了，方伯母誠意的挽留我再多玩幾天，我因為惦記着遠在蕉嶺的母親，歸心似箭，婉謝了方伯母的好意，她只好吩咐家人買就往蕉嶺的車票送我。使我又想起從曲江逃出以後，有好幾回都是坐她家的車子，現在她又買車票送給我，教我內心感激油然而生。

回到蕉嶺見母親別來無恙，這是逃難以來最感安慰的一件事了，住在蕉嶺是安謐的，蕉嶺的三個月居留，利用它的圖書館的參考書，完成了我的畢業論文，是最大的收穫，關於在縣府謀職的希望已成了泡影，看來再住下去也沒有什麼意義，「轉移陣地」的念頭，在我心裏一日一日的增加。我希望在省府所屬的任何單位找到一份小職，這樣我就非要向省府駐地奔走不可。

我聯絡上住在東石的杜紹鑾同學，她誠懇的邀我到她家暫住，因為東石距離省府臨時駐地——大柘，只有三十里，我決定先在她那裏安頓了母親，然後自己前往大柘謀職。

求職辛酸推拖敷衍

母親住在杜家也很快樂，杜伯母每天要到街上幫她女兒照顧一間飲食店，母親就替她看家，

做家事，日子很容易打發。

我到了大柘以後，住在省府女職員宿舍，搭她們的公伙，食、住問題總算解決了，謀職的事，在婦委會那裏已經露出一線曙光。對於婦委會的那份社會工作，是我所最殷盼的，初入社會的我，對於那些向她謀職的相熟，「都會對我誠懇，都會對我守信」，我心裏老是存着這種念頭，一直都在為自己製造的希望而得意忘形。婦委會的羅慕班秘書告訴我：「你的工作，絕對沒有問題，只等主任委員（省主席夫人吳菊芳女士）回來批了，聘書馬上就可發下……。」我聽了她的話以後，心裏高興得無法形容，晚上想起來興奮得幾乎睡不着覺，篤定了這份工作十拿九穩可以成功。

我匆匆的在大柘租下了一個房間，就趕回東石去接母親，想着馬上就可以開始我的工作生活了！但是什麼時候才開始工作呢？到最後的希望，還不是由一個「等」字來結束。大柘生活那段日子，實在太閒了，日夕都在跟省府那班舊同事、舊同學遊山玩水。那時省府各廳處，可說是無公可辦，職員們都是簽簽到，看看報的閒散着；有的是整日坐在茶館裏聊天打發日子。可憐這班青年人的生活是出於無奈的，原來他們的辦公廳偏促得很，既不够地方又不够桌椅。所以只好分批上班，上、下午的可笑班制就這樣產生，未到接班坐坐茶館，那又有什麼不對呢？

我那班朋友這樣混日子，倒很輕鬆，可憐我的內心却比鉛還要沉重。我在等婦委會的聘書，足有一個多月的日子，仍渺如大海撈針，這使我

不能不懷疑那位秘書朋友在敷衍我，她既不給我肯定的答覆，又不作斷然的推却；在鬧着官場裏的敷衍作風。等到吳主任委員由重慶回來了，我所希望的那份工作的聘書發下了，但可惜不是發給我！假如那位秘書朋友，對我的求職，早就乾脆的拒絕，這樣我的心情就不會七上八落，那該多好！

用眼淚來迎接勝利

八月十四日（三十四年）晚上，當我朦朧入睡的時候，突然聽到一連串的爆竹響聲，連接不停；有些發自遠處，有些響在附近，聲音好不熱鬧。那時我在猜想，又是那一個戰區打勝仗了？但是再細心聽聽，那次的鞭炮聲既熱烈又持久，是抗戰以來所沒有聽過的。我馬上下床要出去看看，究竟，還沒有出大門，就看到隔壁房間的那羣朋友正在狂歡！馬上我恍然大悟，肯定了那些慶祝的鞭炮非比尋常，必然是迎接抗戰勝利的來臨。再打聽清楚，果然是八年抗戰，終於用鮮血換來了勝利，日本投降了！

抗戰勝利應該狂歡，但是不要忘記八年來我們所流的血，前方將士犧牲的性命，所有參加抗戰的同胞們犧牲的生命、所有流出的鮮血匯成的洪流，只能用江河大海才可以相比。

抗戰八年珍貴的勝利，它的內涵有血、有淚，中國站起來了，再不是東亞病夫，再不是帝國主義任意宰割的羔羊了！我們能夠站在世界強國的那一邊，就應該負起為人類，為正義的使命感去奮鬥。

那時夜是深了，可是沒有靜，我在不停的鞭炮聲中有無限的感想，想着國家的前途之後，又想起八年流亡生活的流水帳，八年來顛沛流離，家人分散，不覺又是悲從中來。擺在目前的「復員」問題，更是不容易解決。抗戰是勝利了，可是也許我們仍得不到休息。「昨日是為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而戰，今日也許就要為國家的統一而戰」，我們什麼時候才有安樂的日子？

拋却了舊恨，暫放下新愁，東江各地就這樣展開了慶祝勝利的火花。勝利的慶祝可以說是重慶新中國的心聲，在每個村落都有熱鬧的場面，在大柘表現尤其出色，木偶戲也有好幾臺。因為那裏是省府的駐地，所以除了吸引不少來看戲的人之外，還來了很多嘉賓，就這樣出現了有歷史以來的繁榮。原來李漢魂主席在那時會上呈行政院辭職，獲得批准；傳說接省主席的是羅卓英將軍。羅將軍是大埔人，大埔的鄉親就紛紛湧到大柘來，有的是來拉關係謀職的，有的是來湊熱鬧的。因為來客太多，弄得這個大柘小鎮和附近各鄉村，都有人滿之患，熱鬧非常。那時有句笑話是這樣的：「昨日高朋滿座，今日貴客如雲。」因為李主席是高州人，羅將軍是客家人，用「高朋」來對「貴客」不是很貼切嗎？！

還鄉工具舢舨小舟

我釘着婦委會那份工作一個多月，到最後還是落空，既沒有工作就不必留在異鄉為異客，所以我決定趕快南下興寧，再去進行還鄉，好歹返回廣州再作打算。

我和母親留在興寧十天左右，住在叔父家，和祖母在一起很快樂，本來可以用輕鬆的心情來計畫還鄉；奈何我為着找工作，非得跟着省府那班人潮返廣州不可，找工作有如打衝鋒，當然不能落伍，所以我下了決心，要在最短的時間內買妥西往老隆的車票，再次和祖母、叔、嬸分別，踏上還鄉的第二步。

我們到達老隆的時候，原來姪姊已先到了，我和母親就住在她那裏，等候船期。那時老隆，一方面因為慶祝勝利，一方面因為省府所屬各廳、處的人馬雲集，所以又是做成了另一次的熱鬧高潮。這批勝利還鄉的過客，彼此都是心情愉快，在候船的空閒裏，都愛來一套什麼聯歡會；而當地的朋友，又來一套什麼歡送會。這些花樣興旺了老隆，街上終日熱鬧喧天，襯托出好一個勝利後的昇平日子。中秋節那天，更是熱鬧空前，本地人忙着做生意，過客又趁着機會輕鬆一下八年來的緊張生活，要盡情享受一番。家家戶戶都為這個勝利後的中秋節，而特別慶祝，各處都分別演戲酬神，和舉辦廟會……；民族固有的娛樂方式，盡情出籠。

我和母親在老隆待了幾天，為着配合省府行動，又轉到龍川去，為着等候船期，只好住在鄭慈英同學家裏，那時一切的交通船隻，都歸省府統籌指揮，個人是沒有辦法找到船位的。我多方聯絡，奔走了兩天，終於得到舊日省府同事幫助，介紹乘搭兒童教養總院的便船，隨大隊到東莞。

這條小木船的乘客，是兒童教養院的職員和

眷屬，其中有一個職員是我大學同系的同學，叫做陳再興。我們有話可談，坐船兩天也不會覺到寂寞；其他的同渡者也相處得不錯，只有那個會計主任，大擺架子，認為我們母女二人是坐他的船，叨了他的光，對我冷眼相看，更用冷言冷語來威脅我。那時我只有用一個「忍」字來使自己沉着氣，讓他的冷語起不了作用，這樣子他也覺得沒有什麼興趣說下去了。

船行到了第二天下午，抵達河源，又遇見方家姊妹，他們乘的是一艘很大的民船，由一艘小汽船拖着。這種配備是屬東江內河行駛的標準民船，也是珠江三角洲網狀河流的上乘交通工具。船隊要停在河源一晚，我約好了方家的幾個親戚一同上岸逛街，看風景、買土產，因為東西都很便宜，大家採購得很滿意。

半路棄船另想辦法

沿着河源城的岸邊，停靠着東來的還鄉船隊，有大、小船隻數十艘，大夥兒都在那裏等候第二天水漲，才繼續西行到東莞石龍。本來行船等水漲，是一件很平常的事，乘客們用不着操心，大可以用輕鬆的心情去打發時刻，可是我們那條小船的乘客，却在那時遭了惡運。原來拖帶我們小船的汽船，要駛入珠江三角洲河面的時候，不能拖帶過重，所以就非把我們小船放棄不可。那天快要天黑的時候，汽船主人才把這個壞消息告訴我們，而且還說要我們自己想辦法。距離第二天清晨，只不過是下一個時辰而已，在這麼短的時間裏，我們如何去想辦法？我們向那裏去求救

？想着我們的小船，將被這浩浩蕩蕩的還鄉船隊所遺棄的情景，大家原來歡樂的心情，馬上被愁雲掩蓋了。全船的每一個人都在「盡量的想辦法」——這就是沒有辦法中的唯一表示。

不知怎樣？他們知道我會到方家的大船那裏走動，我們竟打起我的主意來，慫恿我向方伯求援，要他的汽船多拖一條我們的小船。我在那時有兩種不同的反應：一種是對小船被遺棄的命運，置之不理，我可以同母親二人去乘搭方家的大船，這樣就可以不理他們的要求了；另一種做法是抱着「同舟共濟」的精神，去負起解救小船的命運。終於我採取了第二種做法，決定義不容辭的接受了大家的請求，答應去試探一下。我發覺全船的人對我的期望，和友善的態度，使我內心有一種精神負荷的感覺。我看到那位會計主任，一反兩年前的態度，對我處處表示友好，教我覺得很好笑；彼一時也，此一時也，世人的面孔隨着環境而變化，真是可笑得很！！

我們乘搭的那條小船，被拖在方家他們所乘的那艘大民船的後面，沿途雖然沒有破浪，但也算乘風。

我們這羣還鄉者，個個心情愉快，盡情的沐浴在西南季候風裏，好不開心。看見沿岸盡是農田，大好河山重歸祖國懷抱，教人有說不出的興奮。可是途中看到一隊一隊的，荷着槍的巡邏隊沿岸走動，真教人納罕，他們打着什麼「義勇抗紅軍」，什麼「維持治安隊」等旗號，讓人看在眼里，總覺得這些不倫不類的名稱，就會聯想到那些「三山」、「五嶽」的人馬。他們如果真的爲

國家，爲地方去盡力，爲何不去參加軍委會領導下的挺戰縱隊？所謂三不管地區總是有問題的；也許這些問題，有一天會成爲中國統一的障礙也說不定。

船隊解散各歸故里

第二天早晨，我們抵達東莞重鎮石龍，石龍以西的水道就是珠江了。水道轉入珠江，我們全體船隊，再沒有用武之地，因爲東江的大小船隻是不能行駛珠江的，所以李主席率領的還鄉船隊，不得不在石龍解散，各人自己設法搭乘原日的交通工具——火車或輪船返回廣州。那裏的陸路交通就是廣九鐵路，省府的要人紛紛定下火車票，候車直上廣州。火車的班次和容量有限，所以一般的還鄉者，可沒有這個方便的機會，只好等候輪渡吧！我曾經先後去到過航運公司，和什麼船運公司多次查詢船期，據他們的答覆都沒有船隻可以直達廣州；只有先到縣城，再轉輪渡返廣州。

當天下午，我們到了縣城（莞城），這個位於珠江三角洲，繁榮的東莞縣城，所有的表現都顯得非常富庶，昇平與安謐，給人一個美好的印象。我們大夥兒逛了一天街，見到街上熱鬧的情景，使人很自然的把它和東、北江所到過的各縣來比較一下，推究它的繁榮，是由於它跟廣州的距離實在太近的原故。一切發展的條件決定於交通，珠江三角洲的交通是何等的方便！朝發夕至，只須幾小時的水程，就可到達省城了；這一來，省城的繁榮就被它叨了光。

我們在莞城停留了一天，到第二天中午搭乘一艘由小輪船拖帶的大民船返廣州。這種大民船是省城跟附城四鄉交通的主要工具，船可容納兩百人左右，座位又分幾種等級。我們這批還鄉客，大家都是席地而坐，或者坐在行李上面；更有些躺在地板上的。總之就是隨自己的愛好，沒有什麼拘束。抗戰以前在廣州的時候，我沒有在珠江三角洲以外的地區走動過，所以沒有領略過坐這種船的滋味。抗戰初年，我就讀的廣州女中，遷到附城的鄉間，我們來往雖然都是走水路，但是所搭乘的船隻，要比這種輪渡小一些，一律不分等級而有座位；座位雖然是木板長椅，但是人坐上去以後腿可以伸下來，身體就覺到舒服多了！

由莞城返廣州的這種民船，真教我覺得有點新鮮，船分三層，最上層稱做餐樓，最低層的載貨，或者坐些搬工等乘客，中間那層，就是我們坐的那種，也許就是最普通的了。船開行以後，船上賣東西的小販，馬上就開始做他們的生意，賣食物的、賣藥的、賣玩具的，應有盡有；由他們的叫喊聲，掀起吵鬧的序幕。買的、賣的，他們同樣的發出雷轟似的噪音，聽來十分刺耳。幸虧我們大家早已播出一曲愉快還鄉的心聲，對那些吵吵鬧鬧，很像聽而不聞，仍然彼此有說有笑，難得「同渡」，雖然不是同時走難，但是一同勝利還鄉，也算是有緣了！

再入羊城近鄉情怯

當天下午七點鐘左右，船抵達廣州，大家的

心情都興奮無比，對這塊別了七年的生長地，恨不得馬上跳上去，跪下來向她親吻一番，以表示對自己生長地的崇敬，對大地母親的孺慕。那時我的心跳加速，全身血液沸騰，我用盡我的視力，對故鄉的面貌端詳了一番，可惜因為市面的電燈太暗了，還有不少地方停了電，所以沒有法子看清楚她的改變，到底成了什麼樣子？在敵人佔領下的七年，她自然受盡了委屈與折磨，遭到「面目全非」是必然的了。

船靠南堤碼頭，船上乘客藉着岸上幾盞泛黃的微弱燈光，整理簡單的行李，先後上岸去了。我和母親在廣州的家被日寇破了，父親也因抗戰犧牲了，變了無家可歸的人。我們想在船上借宿一宵，好在第二天白天，再上岸去投靠親戚或返原籍鄉下。但是船老板告訴我，他的船沒有固定的碼頭，等旅客上完岸，船就馬上開往南石頭了。我們只好跟着最後的幾個乘客，一同上岸。原來上岸也十分困難，因為我們這條船是靠在最外，上岸就要借路於排在裏面的三艘大船，要沿着三艘大船的甲板走過；而這些船隻的跳板，又不斷的走着背了貨物的苦力，他們都是粗人，態度惡劣得很，走在跳板的時候，從不讓人。我和母親曾在一段跳板上，被擠得差點兒要掉進水裏去，那時心兒涼涼的，雙腿一直在發抖，心驚膽跳得失魂落魄，幸而有驚無險，平安上岸。

廣州在七年的悲涼歲月中，使她容貌失色，沒有光亮，我們近乎摸黑上了岸，在碼頭附近找到了一個挑夫，原想要他把行李送到青年會去，怎曉得在青年會的門前沒有一點燈光，裏面也是

黑漆一團，是一間沒有人的空屋。這一來，想在青年會歇一下脚，放下行李的計畫就告吹了。只得吩咐挑夫跟着我們走，希望找到任何一間酒店，縱然是高價的房間也要住宿一晚。我們先從長堤的愛羣繼而新亞，再轉入太平南路到新華及白宮等酒店詢問，都是同一樣的答覆：「客滿了」。這樣，住酒店的希望又是落空了。前途茫茫，何處能歇息？覺得真不是味道。難道返廣州的第一個晚上，就要蹲在騎樓底過夜嗎？心中不覺淒然！爲着沒有目的的走着，我給了挑夫的工錢，打發他走了。我和母親合力提着簡單的行李，踉蹌而行，心裏不停的追憶着住在市內親戚的地址，打算去投靠他們。這回真是近鄉情怯，何處是吾家？雖然雙腳已踏着故鄉泥土，但是內心總覺得徬徨與無依。

遊子歸來暢叙親情

我們沿着長堤岸邊行走，河面上有不少艇家招呼我們，要我們住在她的艇上，我先講好了價錢，正要沿着跳板下船的時候，才發覺因爲退潮的關係，跳板與河堤幾成了三十度的銳角，這種近乎垂直的跳板，別說母親不能舉步，甚至連我也沒有通過的勇氣，爲着望而生畏的跳板，住艇的打算只好作罷！

母親提議要到姊夫（那時他仍在曲江）有股份的那家參茸莊去試看能否歇一晚，但結果被姊夫的小叔拒絕了，他說：「這裏沒有客房……。」自然，他不知道我們「走投無路」的狼狽情形，否則怎樣會連舖面都不肯借給我們休息？那時我

們略坐片刻，母親和他（他是母親娘家的鄰居）談了一些故鄉的舊事之後，我們就離開了。我的心像鉛一樣的沉重，但是仍不氣餒，也許由於堅強意志的使然，我終於想起雪泉堂兄的地址，我立刻叫了一部三輪車，直駛西關寶源路去。

到了寶源路，因爲那一區停電的關係，沒有路燈，幸虧那個車夫畫了幾根火柴，找到了六十八號的門牌。因爲電鈴不響，我只好向着二樓大喊幾聲「灼成」（堂侄的名字），那幾聲叫喊真是有效，二樓的人終於認出是遊子歸鄉，等到見面時候，大家都有說不出的高興和快樂。雪泉堂兄對我一向都如親兄妹一樣的親切，他們是用最熱情的態度歡迎我們還鄉，大嫂馬上下廚，爲我們燒了一頓近乎「宵夜」的晚餐——一頓甘美的白粥和幾樣可口的小菜。

我和母親就這樣經過一段曲折的旅程，返回廣州，再開始人生的另一種旅程——戰後的生活。

關山煙塵記

喬家才著定價 1.00 元

全書三十五萬言定價 1.00 元

請寫明收書人地址姓名，附郵票壹佰陸拾元寄中外雜誌社，立即按址寄書（平郵免收寄費掛號加陸元）